

海南话 | “暝”“脰”等字流古韵

《海南省志·方言志》称：“唐以后，操古闽、粤方言的居民迁居本岛北部。操闽方言的居民在文昌、琼山一带受黎语、临高话的影响，逐渐形成了闽方言的一支——海南话。”闽方言是七大汉语方言之一，海南话来源于闽方言。

我们可以从海南话中找到不少古汉语词汇。“暝”在古汉语中的含义为夜晚、天黑，唐代诗人李白有诗云：“千岩万转路不定，迷花倚石忽已暝。”宋代诗人陆游也有“千里斜阳钟欲暝，凭高望断南楼信”这样的词句。在海南话中“暝”意为天黑、日落，含义与古汉语一致，比如用“暝昏头”表示“傍晚”、用“昨暝”表示“昨天夜里”。

“沃”在古汉语里有“灌溉”的意思，《说文解字注》载：“溉灌也，自上浇下曰沃。”在讲海南话的区域，人们至今仍将给田地灌溉称为“沃”。

《庄子·秋水》有云：“今吾无所开吾喙，敢问其方。”“喙”指的是人的嘴巴。在现代汉语中，“喙”大部分时候特指鸟兽的嘴，仅在“百喙莫辩”“不容置喙”等成语中有人嘴的意思。而在海南话中，“喙”就是人嘴的意思。

“脰(dòu)”在古汉语中有颈项、脖子的意思，目前这个字已不常用。《春秋公羊传》记载：“万怒，搏闵公，绝其脰。”寥寥数语，背后却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：春秋时期，宋国将领南宫万因被辱骂怀恨在心，使用拿颈勒脖的绝招怒杀国君宋闵公。目前，海南话中的“脰”仍为脖子、颈项之意，而“歪脰蒂”说的就是歪脖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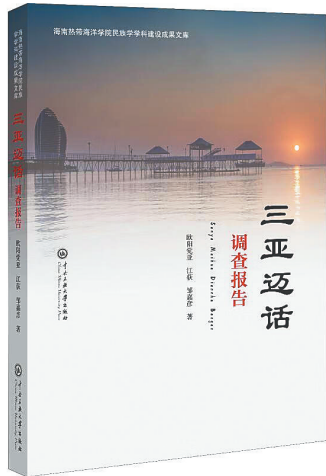
海南文昌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则民谣：“眼汁滴到土落窟，日头看路夜看船……”“日头”是海南话中的常用词，指的是太阳或白天，这与古汉语中“日头”的意思基本一样。古人有言：“休即未能休，且待三更见日头。”这里的“日头”，说的正是太阳。

唐代诗人张籍有诗云：“北人避胡多在南，南人至今能晋语。”语言自有其延续发展的规律，汉语系方言是古汉语的“后代”。历史上海南岛是一个移民岛，先民们因贬谪、驻扎、谋生等原因迁徙登岛。受孤悬海外的地理环境所限，海南曾经长时间与外界沟通不便，这虽然阻碍了文化交流，但也为保持方言的纯度创造了条件。现如今，海南话、儋州话、迈话、客家话等海南方言中，仍保留着许多古汉语基因。

在海南乡音里考古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杨树

《三亚迈话调查报告》。



《海南方言说要》。
本组图片均为资料图



《海南澄迈方言研究》。



三亚市民郭亚清夫妇用疍家话唱咸水歌。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

儋州话 | 用“几多”表示多少

儋州话主要流行于海南儋州地区，民国《儋县志》记载：“外人来儋，惟高梧人为先且多，故其言传遍乡间。”“高梧”指的正是两广地区的高州、梧州，这两个地方的方言与儋州话有许多相通之处。

先来看一首诗：“炎方物色异东吴，桂蠹椰浆代酪奴。十月煖寒开小阁，张灯团坐打边炉。”这是元代诗人吕诚《来鹤亭集·南海口号六首》中的一首。“打边炉”是啥？清代《广东通志》如此解释：“冬至围炉而吃曰打边炉。”“打边炉”其实就是围桌而坐吃火锅。如今，儋州话中仍有“打边炉”，儋州人也很喜欢打边炉，特别是寒冷的冬天。目前，“打边炉”这一说法已被海南居民广泛接受。

再看一下千年前李煜写下的名句：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如今，仍有许多说儋州话的居民习惯用“几

多”来表示“多少”。

除了“几多”，儋州话里代表“什么时候”的“几时”一词，在古汉语中也经常出现。比如，宋代苏轼的名句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，宋代黄机的名句“鸿雁几时来，目断暮山凝碧”，等等。

过去，农村居民经常需要用扁担挑着两个水桶去挑水，讲儋州话的居民将挑水称之为“担水”。民间有俗语：“担水向河头卖。”意为在行家面前卖弄，班门弄斧。明代诗画大家唐寅曾写下诗句：“君问不自烧些用，担水河头卖与人。”

此外，讲儋州话的居民一直称芝麻为“油麻”，不习惯称“芝麻”。宋代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有言：“胡麻直是今油麻。”这里说到的“油麻”就是现在的芝麻，儋州人一直沿用古称。

迈话 | 称筷子为“箸”

明代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：“迈人俱在崖州，乃唐宋以来仕宦谪寓之裔。迈居附郭二三里及三亚、田寮、椰根三村，在州治东一百里，其言谓之迈语，声音略与广州相似。”三亚迈话中也有不少古汉语词汇。

迈话中有一首古老的民谣这样唱：“春天到，绿油油。哥种豆，依种油（油麻），油麻结子豆开花……”这里提到的“油麻”正是芝麻，跟儋州话中“油麻”的叫法类似。

此外，迈话中衣服叫“衫”，《康熙字典》如此解释：“衫，又衣之通称。”在古代文学作品，“衫”字出现频率很高，如“江州司

马青衫湿”“黄衣使者白衫儿”等。

在古代汉语中“箸”即筷子，李白有诗句“停杯投箸不能食，拔剑四顾心茫然”“为君下箸一餐饱，醉著金鞍上马归”，苏轼有诗句“笋如玉箸堪如簪，强饮且为山作主”。海南讲迈话的居民至今仍将筷子称为“箸”。

古人称：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”“翼”就是翅膀，讲迈话的居民沿用古汉语的说法，将翅膀称作“翼”。元代文人张雨曾写下诗句：“临湖门外是侬家，郎若闲时来吃茶。”在迈话中，喝茶也被称为“吃茶”。

客家话 | “佢”的意思是他

客家人有古训：“宁卖祖宗田，不忘祖宗言。”他们无论散居何处，一直用心传承客家方言。

海南客家族群主要分布于儋州的部分乡镇。这些区域的客家人至今仍称“他”为“佢”，这是古汉语的沿用。“佢”有时候也写作“渠”，不管是“佢”还是“渠”，在古汉语中都有“他”的意思。比如，汉代名篇《孔雀东南飞》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虽与府吏要，渠会永无缘。”

客家人习惯称白天为“昼”，昼与夜相对，在古汉语中正是白天的意思。《说文解字》载：“昼，明也。日之出入，与夜为介。”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：“二月饶睡昏昏然，不独夜短昼分眠。”这里的“昼”与客家话中的“昼”意思相同。

与“昼”相似，客家人习惯称早晨为“朝”。朝与暮相对，是一个古老的字眼，

《说文解字》载：“朝，旦也。”李白有名句：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”宋代词人秦观也有名句：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

唐代诗人李绅的《悯农·其二》云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”禾就是水稻。现如今，客家人仍称水稻为“禾”。

此外，客家话中的“行路”意思是“走路”。有意思的是，客家话中的“行”与“走”和儋州话中的“行”与“走”含义相同，“行”意为“走”，“走”意为“跑”，这都是对古汉语的沿用。

晚清诗人黄遵宪有诗云：“筚路桃弧展转迁，南来远过一千年。方言足证中原韵，礼俗犹留三代前。”方言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，虽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，仍保留着古汉语的韵味和神采。☐